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

MAKESI ENGESI YANJIU

22
1995

中共中央编译局

纪念恩格斯逝世一百周年

目 录

新文献

新发表的恩格斯文献

在克里木的最大失误…………… 阎月梅译 (1)

译后记

理论研究

恩格斯和《资本论》第1卷…………… 张钟朴 (6)

恩格斯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 顾海良 (34)

关于社会主义的几点思考

——重读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

到科学的发展》…………… 马健行 (50)

列宁论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之一——恩格斯

〔俄〕尼·科尔品斯基

…………… 胡慧琴译 (68)

1885—1895年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

国家政体思想的发展

〔法〕雅·德克西埃

…………… 李其庆译 (99)

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与当代

〔俄〕И.С.纳尔斯基

…………… 邢艳琦译 (125)

信息与动态

恩格斯思想的历史与现实

——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

研讨会综述……………魏小萍(143)

书评与书讯

研究恩格斯生平与著作书目……………(152)

小资料

恩格斯故居简介……………卢晓萍(202)

弗·恩格斯

在克里木的最大失误¹

如果说，做生意“时间就是金钱”，那么，打起仗来，时间就是胜利。错过有利时机，失去调遣大军压敌的机会，就是在敌人面前犯了一个可能犯的最大错误。如果在进攻时犯这种错误，那更是错上加错，因为在防御时因轻敌而造成的后果，尚可弥补，但是，你若是入侵敌人的国土，这种疏忽就可能致全军覆没。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世上任何一位军人或将领都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来还没有人胆敢经常违反这条战略或战术规则，但是，佩利西埃将军这位举止急躁的人、这位克里木军队的“前进元帅”²，似乎就是这样一个人，公然要以自己作实例来证明可以忽视常理。

要去塞瓦斯托波尔，必须绕过因克尔芒到达要塞的北区，这一点我们已经再三说过了^①。不要以为佩利西埃及其司令部也像常人那样不知道这一点。要到达北区，联军必须以主力部队展开野战，击败俄军，然后包围北区，再抽出一支部队把俄国野战军挡在远处。采取这一行动应该是在撒丁军队和奥美尔—帕沙率领的土耳其军队已经到达卡梅什的时候。那时，联军想必略强于俄军。但是联军并没有这样做，反而远征刻赤和阿速夫海，接二连三地企图强攻。几次野战的结果只不过是侦察一番，把营地延展到拜达尔盆地的入口处。现在终于查明，按兵不动的原因据说是运输工具不足，联军在战斗了15个月以后，仍然被困在海上，被困在卡梅什和巴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1卷第361、380页。

拉克拉瓦港口！

真是令人无法容忍。克里木并不是北极某地的一个荒凉岛屿。这个地区，粮源可能的确已经枯竭了，但仍能供应大量饲料、耕畜、车辆和驮载重物的役畜，这些东西，谁有胆量谁都可以拿取。如果总是小心翼翼，在黑河周围数英里范围内缓慢地来回调动，当然无法得到这些有用的物资；但是，即使完全不考虑克里木的那些骆驼、马匹和大车，在欧洲和亚洲黑海沿岸地区也有大量的运输工具，用轮船从巴拉克拉瓦两天内就可以运到。这些东西为什么未被征用以供联军之需？我们只说征用，因为征用一般是指强迫征集，征用就是使这些东西合适地利用起来。高价雇用西班牙骡夫和保加利亚劳工，是决不可行的，在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度，这种人比其他地方更少。一个骑兵团急速穿过安纳托利亚海岸，很快就能带来数以百计的运输工具、成千上万的牲畜以及所需要的粮草。这场战争是为土耳其人而进行的，提供运输工具是他们至少应该做到的。在每场大陆战争中，凡是有军队去参战的国家都应该这样做。过分地体谅土耳其人是令人倍觉荒谬的。即使土耳其人不为联军工作，也要为那些对他们更厉害的帕沙工作。他们也许不喜欢为联军工作，但是也不喜欢为那些帕沙辛苦劳累；如果他们不服从规章制度，只要稍微动用一下军事管制法，就能立刻使他们俯首贴耳，正像那些帕沙让他们屈服于类似的法律那样。可笑的是，有这样现成的人力物力可以利用，联军的将领们竟然还抱怨因运输工具不足而寸步难移。

俄军的确是狠狠地教训了他们，让他们知道应该怎样行动。第3军、第4军和第5军，还有几个后备师，都已运抵克里木，这时，联军已经不能把粮食从巴拉克拉瓦运到各个军

了。这些部队，一部分是用大车穿过草原运来的，总是有充足的粮食。在皮列柯普方圆200英里内，至今人烟还是非常稀少。但是一些遥远省份的物资都被强迫捐献出来了。当然，把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波尔塔瓦、哈尔科夫的大车运来支援在克里木的俄军，比联军从安那托里亚和鲁美利亚得到运输工具更困难。

然而，在运输工具不足的借口下，夺取克里木，以至夺取辛费罗波尔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现在，情况已有改变。俄军已经在敖德萨和赫尔松之间为克里木组织了一支后备军。判断这支军队的实力，可以根据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整个第二军和两个掷弹兵师已经从西部军中调出来组成了这支新军。这支援军的先遣部队想必已经穿过赫尔松了。这些部队的总兵力包括5个步兵师或82个步兵营，1个骑兵师或32个骑兵连，50—80门火炮。此外，还应当加上若干后备队，再加上至少是一个师的后备骑兵。上述88个营属于皇帝眼皮底下的部队，所以都应该是满员的。如果扣除行军时的损失，集结在敖德萨和皮列柯普之间的准备开往克里木的全部兵力，可以有把握地估计为7万至8万人。这列纵队的前锋现在可能已经穿过了赫尔松，也许已经穿过了皮列柯普，7月底以前，就会让联军知道他们的来临。

如今，联军怎样才能抵御这些增援部队呢？他们的兵员将因霍乱和寒热病而再次减少，其数量几乎等于因各次强攻而伤亡的人数。不列颠的援军不会很快到达，实际上只派出了几个团。法国政府声称不打算派遣新锐师，只从备用部队中抽调几个分遣队去补充各兵团在战场上的兵员缺额。这些增援部队如果及时到达，也未必能凑足联军在6月初的原有人数，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也就是说，至多21万人，包括土耳其人和撒丁人。最可能的是在任何时候也决不会超过18万人，对付这些人，俄军在8月初将能派出至少20万人，将据守有利阵地，控制着自己的后方地区，占有塞瓦斯托波尔这块桥头阵地。

今后的情况可能是：联军将被逼到黑河后面的高地上，进退两难。挤满一支人数如此众多的军队，这块狭窄土地必然会变成一个滋生疾病的温床。佩利西埃将后悔莫及：进入战斗，他毅力决心不足，猛攻城镇，他又毅力有余。现在还有时机发动战斗。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尽管如此，只要勇往直前，甚至现在仍能保证联军尚有用武之地。但是，看来联军似乎并不打算利用这一良机。

然而必须指出，为了替佩利西埃文过饰非，巴黎以至整个欧洲的舆论，都把主要罪责归之于路易·波拿巴。这位倒霉的冒牌将军据说凡事都要插上一手。真相尚未大白，但是这位野心勃勃的冒险家是否干预了克里木的军事行动，不久一定会弄清楚，人们也就会知道，这些重大失误该由谁来承担责任了。

（原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4卷）

（阎月梅译 责任编辑 孙家衡）

注 释

- 1 这篇文章的原文由马克思进行加工整理，并以节略的和改写的德文形式（日期为7月14日）以《罗素的辞职。——克里木事件》为标题发表在7月17日《新奥得报》上。在英文版中，《新奥得报》上的文本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文章刊载（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4卷第348—351页）。
- 2 普鲁士陆军元帅格布哈尔德·勒贝雷希特·冯·布吕歇尔 的绰号，在1813年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布吕歇尔提倡积极的进攻策略。关于本条的更详细的资料，参看英文版第18卷收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布吕歇尔》一文。

译后记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大约写于1855年7月14日，作为社论首次发表于1855年7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452号，转载于1855年7月27日《纽约半周论坛报》第1061号和1855年8月4日《纽约每周论坛报》第725号；其德文节略形式包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于1855年7月17日《新奥得报》第327号（带“×”标记）的报道中。俄文版、中文版和德文版在编排时，都以《罗素的辞职。——克里木事件》为标题只收入了《新奥得报》上的这篇文章，并在卷末注中提到了“关于克里木事件的第二部分就是恩格斯写的《在克里木的最大失误》一文”，但未把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作为独立的一篇收入相应卷次的正文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首次把它作为独立的一篇文章收入相应的卷次，即第14卷，并在卷末注中说明了这两篇文章的相互关系。

对照上述两篇文章，发现有关克里木事件的那部分虽大体一致，但仍存在差异，特别是《新奥得报》上的那篇文章删去了《在克里木的最大失误》一文中的几段细节部分。鉴于这一原因，我们在此把后一篇文章作为新文献翻译出来，供大家参考。需要说明的是，两篇文章中凡完全一致的地方，均保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1卷中的《罗素的辞职。——克里木事件》的译文，不一致的地方都按原译文进行校订，凡全新的段落，均为新译文。

恩格斯和《资本论》第1卷

张钟朴

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无论在理论制定、编辑出版、传播以及捍卫和发展其原理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众所周知的是，为了使马克思能在极端困难的贫病交加的条件下完成《资本论》的写作，恩格斯不惜自我牺牲，甘愿长期从事令人厌烦的商业活动，以便从经济上接济马克思完成他的伟大著作，从而谱写了人类最美好友谊的篇章。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的第1卷，未能完成和出版第2、3卷，只留下了大量的手稿。正是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遗愿，继续完成了《资本论》第2、3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为人类留下了完整的《资本论》这一理论的宝库。这也是人们所熟知的事实。但是，人们往往不太清楚的是，恩格斯长期以来不仅直接参与了《资本论》第1卷中许多理论原理和篇章结构的讨论和制定，在许多方面恩格斯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的时候，考察一下恩格斯对《资本论》第1卷所作的这些贡献，也是很有意义的。

马克思大约是从1863年下半年至1865年底期间，在写完《资本论》的两个手稿（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的基础上，分别写出了《资本论》1、2、3卷的分卷手稿的。从1866年初开始，他着手誊清和润色第1卷的付印稿。

1867年4月份，马克思亲自携带《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完成的书稿，从伦敦送到德国汉堡出版商迈斯纳的手中，并顺便在他的朋友路·库格曼家中住了几天。《资本论》第1卷从4月29日起开始印刷，到了5月5日，马克思在自己的生日时，收到第一批校样。马克思一方面自己看校样，同时也把校样分批寄给恩格斯，请恩格斯对自己的书稿提出改进意见。直到1867年9月第1卷正式出版为止，在这整个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的书信是很多的。恩格斯提出的很多意见和提供的宝贵资料，绝大部分都被吸收到《资本论》中了。直到今天，只要我们仔细研读，就可以找到这方面的痕迹。

首先，按马克思原来的打算，他是想先把《资本论》三卷都写完，然后再付印。但恩格斯一再催促马克思，希望他先把写好的第1卷手稿寄给出版商，然后再继续写第2卷和第3卷。恩格斯耽心出版工作一拖再拖，最后会导致马克思毕生的心血不能和读者见面。恩格斯的耽心不是没有道理的，马克思抱有严格的科学态度，把自己的书一改再改，不断增添新材料。再说，马克思身体不好，多病。再加上大量的工人运动的实际工作，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在这个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有许多讨论书如何出版的内容。马克思在1865年7月3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报告自己的写作情况时说，至于我的工作，我愿意把全部真情告诉你。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前三册的理论。“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他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

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¹ 恩格斯显然不同意马克思的这个打算，所以马克思在1865年8月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对自己的主张进一步作了说明：“你还是没有懂我的意思。整个问题在于，是把一部分手稿誊写清楚寄给出版商，还是先把整个著作完成？由于许多原因，我宁愿选择后者。就**工作本身**而言，这样做一点也没有浪费时间，但是，出版工作当然是耽搁了一下；另一方面，如果开始付印，现在就不能有任何间断……再加上规定我要以60个印张为最大限度，因此我绝对有必要把整个东西放在面前，以便知道，要压缩和删节多少才能在给我指定的数量范围内均衡地和匀称地阐述各个部分。不管怎样，你可以相信，我将尽一切努力，以便**尽可能快地完成**，因为这件事像梦魇一样压着我。”² 在1865年10月20日至11月初，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住了十几天，想必在这个期间两人进一步商谈了有关《资本论》的许多问题，包括恩格斯主张分册付印的问题。1866年2月，马克思得病了，不得不时常中断誊清第1卷的工作。恩格斯在1866年2月10日的信中一方面劝马克思注意养病，另一方面又一次提出分卷出版的建议：“60个印张足有厚厚的两大卷。你能不能这样安排一下，至少将第1卷先送去付印，第2卷再晚几个月？这样，出版者和读者都会感到满意，并且实际上一点也不会损失时间”。³ 恩格斯在信中还提到，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展，大陆上很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当事变惊动我们的时候，你即使写完了你的书的最后几章，然而却未能把第1卷付印，那又有什么用处呢？”⁴ 在恩格斯的一再劝说下，马克思最后终于同意了先付印第1卷。他在1866年2月13日回信给恩格斯说：“我正好于1月1日开始誊写和润

色，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因为经过这么长的产痛以后，我自然乐于舔净这孩子。但是痛又出现了，以致直到现在未能再向前进……在其他方面，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一当第1卷完成，就立即寄给迈斯纳”。⁵

就在分卷写作《资本论》三卷手稿的这个时期，马克思随时都在和恩格斯讨论理论问题，向恩格斯索要重要的资料。我们在这里只谈涉及《资本论》第1卷内容的几件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独创性地提出了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理论。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们都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率混为一谈，因此，他们那里没有剩余价值率的概念，只有利润率的概念。利润率是剩余价值同全部资本之比，这就大大缩减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真正剥削程度。唯有马克思创造出的剩余价值率的公式，才能真正表明对工人剥削的实际程度，因为它是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之比，它可以表明在每一个活的工作日中，几个劳动小时是有酬的，几个劳动小时是无酬的。马克思在誊清第1卷的付印稿时，要为自己的理论找一个实际工厂的例子，以便使剩余价值率的理论更有说服力。恩格斯当时是工厂的实际经营者，马克思在1865年11月20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不要忘记从诺尔斯那里替我弄到必要的资料（并且**越快越好**）：走锭精纺机的男纺纱工或环锭精纺机的女纺纱工的**平均周工资**；一个人平均**每周**纺纱多少，需要多少中等的（或任何等的）**棉花**（包括纺纱过程中的损耗）；此外，自然还要棉花的任何一种（和工资相适应的）**价格**以及**纱的价格**。我在得到这些详细情况以前，就无法着手抄写第2章。”⁶ 恩格斯不久就向马克思提供了他所知道的一座纺纱厂的详细情况。马克思把这个实际例子引用在第1卷第1版的第3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后来从第2版起，又

把更精确的资料引用在第3篇第7章《剩余价值率》中。这个纺纱厂拥有1000个纱锭，每个纱锭每周生产1磅棉纱，产品共卖510镑，减去各项不变资本，剩余价值为80镑，工资每周52镑，计算的结果是：剩余价值率为

$$\frac{80}{52} = 153\frac{11}{13}\% , \text{也就是说, 在工人10小时的工作日中, 必要劳动是 } 3\frac{31}{33}\text{小时, 剩余劳动是 } 6\frac{2}{33}\text{小时。}^7$$

由于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工厂的例子，所以引用在《资本论》中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工人阶级的状况和不幸的遭遇时，曾多次引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的生动材料。仅仅在第1卷中，马克思就在正文和脚注中直接或间接地总共引用了11处之多。⁸马克思在润色第1卷的付印稿时，曾多次劝恩格斯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第2版，并告诉恩格斯说，他在《资本论》中引用了该书的材料。因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是1845年出版的，所以马克思还提议在出第2版时可以补充该书第1版出版以后20年即到1865年为止的新材料。马克思说，这些材料可以从官方的出版物《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书》、《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和《卫生视察员的报告书》中摘引。这些都是官方材料，是可信的。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中就摘引了这方面的大量材料。马克思甚至请恩格斯就20年来科学技术上的新发展写些东西，放在《资本论》第1卷中作为附录，以便恩格斯以《资本论》的直接合著的身分出现在书中。马克思在整理《工作日》这一节时，在1866年2月10日写信给恩格斯说：

“我对《工作日》一节作了历史的扩展，这超出了我原来的计划。我现在加进去的是对你的书到1865年止的（**简略的**）补充（我在注释中指出了这一点），同时也充分说明了你对将来的估计和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的差异。因此，我的书一经出版，你的书就必须出第2版，而且也是容易做到的。”⁹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他在《工作日》中引用了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材料，并加进了自己的补充的事，包含在《资本论》第1卷第8章第2节中，马克思在这一节的脚注（48）中指出，英国大工业生产到1845年为止的那段时期的详细情况，请读者参看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而1845年以后的情况发展，说明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了解得多么深刻”，“他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入微的描写是多么令人惊叹”。¹⁰ 在1866年7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又写道，他接到一个朋友从美因茨的来信，“工人对你的《状况》一书的需求日益增加，就是从党的利益出发，你也务必要出第2版”。同时，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他听说又发明了一种新式的枪，这将引起军队和社会组织的相应变化，然后马克思写道：“我们的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在哪里能比在杀人工业中得到更为光辉的证实呢？你的确值得费一些力气来写点这方面的东西（我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我可以把你写的东西署上你的名字放在我的书中作为附录。请你考虑一下。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应当放在专门探讨这个题目的第1卷里。你可以了解，如果你能在我的主要著作……中直接以合著者的身分出现，而不只是被引证者，这会使我多么高兴！”¹¹ 马克思的这个提议后来虽然未能实现，但恩格斯对《资本论》做出的贡献确实是别人无法相比的。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抱有高度的科学态度和极强的责任心，只要他的书还没有出版，他就要不断地改进。在这期间，只要出版了涉及他的理论的新书或新资料，他一定要设法亲自见到并加以研究，把有用的东西加到自己的书中去。即使阅读后发现不了什么新东西，马克思自己也算放心了。这方面也有一些生动的例子。在1866年底，马克思发现新出版了一部英国研究国民经济史的学者，牛津大学教授詹·罗杰斯写的《从召开牛津议会（1259年）到大陆战争爆发（1793年）时期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其中包括了关于农业状况和价格史的近550年的资料。这使马克思很感兴趣，他很想弄到这本书，可是图书馆里没有，自己又没有钱买，于是他在1866年12月17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既然你能向某个书商赊账，而我现在又不可能花一个法寻去买书，所以**你如果能给我尽快弄一本詹·爱·撒·罗杰斯的《农业史》**，那我就太感激了。我必须把这本书读一遍，我并且专门为此在一章中留出了空位。”¹² 马克思把罗杰斯书中的资料，引用在论述资本积累的那一章中，用来说明英国农业工人的状况不断恶化，即包含在现在的《资本论》第1卷第23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的《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这一节中。在那里马克思引用罗杰斯的话说，英国的农业工人在14世纪末“生活得很富裕并且能积累财富”，¹³ 现在的农业工人和那时相比扮演着非常可怜的角色。再往后不多几页，马克思又写道，“罗杰斯教授却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英格兰农业工人，不要说同他们14世纪下半叶和15世纪的先人相比，就是同他们1770年到1780年时期的先人相比，他们的状况也是极端恶化了，‘他们又成了农奴’，而且是食宿都很坏的农奴。”¹⁴ 马克思并在有关的脚注中对罗杰斯的著作给予

了应有的评价，说它是“辛勤劳动的成果”，“这是我们手头所有的关于那个时期的第一部真实可靠的价格史”¹⁵。在论述所谓《原始积累》的第24章中，马克思再一次引用了罗杰斯书中的资料，证明宗教改革破坏了教会土地所有权以后，使教会土地上的农民更加贫困了，接着在脚注中写道：

“罗杰斯先生当时虽然是新教正统派的故乡牛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却在他所著的《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一书的序言中强调宗教改革使人民群众贫困化。”¹⁶

马克思在写到论述机器的第4章（即现在的第4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从“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书”中得知约翰·瓦茨最近出版了一本《工会和罢工，机器和合作社》的小册子。约·瓦茨是英国的政治家，曾经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追随者，后来沦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士。这部小册子的标题颇能吸引马克思，因此他两次在信中要恩格斯给他弄到一本。马克思在1866年2月1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

“我从最近的一份《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书》中得知，约翰·瓦茨发表了一本《论机器》的小册子。请用我的名义要他寄一本给我。”¹⁷在同月13日的下一封信中，马克思又写道：

“不要忘记写信给瓦茨，因为我现在已经写到关于机器的一章了。”¹⁸马克思读了通过恩格斯弄到的瓦茨的小册子以后，大概颇感失望，所以未见他在论机器的部分引用这部小册子，相反，在论述“计件工资”的时候却引用了两处。瓦茨狂热地吹捧计件工资制，把它说得天花乱坠，说什么“计件劳动制度标志着工人史上的一个时代”，说什么计件工人虽然靠资本家才能劳动，但“实际上是自己的雇主”等等。马克思指出，“我引用这本小册子，是因为它是一切早已陈腐的辩护滥调的真正臭水坑”。¹⁹为了说明计件工资制能刺